

# 謎樣的水禽—— 瀆鳧

■ 林柏亭

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於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3月27日推出「無聲詩——南宋的小品繪畫」特展（圖1），筆者對該展覽中兩幅畫：宋人〈人物圖〉及宋馮大有〈太液荷風〉特感興趣。在3月19日即以這兩幅畫發現的問題，在故宮南院做一場演講「談幾件藏謎的花鳥畫」，本文記述此演講內容。



圖1 「無聲詩——南宋的小品繪畫」特展展場 林姿吟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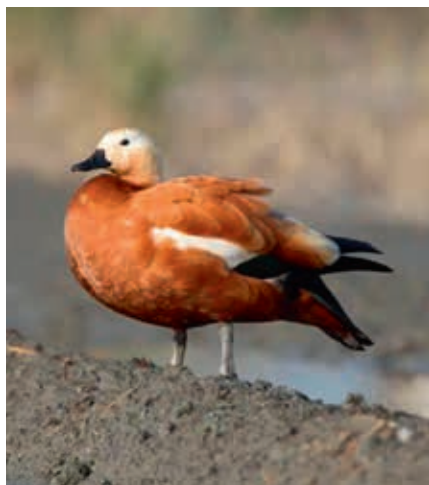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瀆鳧 李豐曉先生攝於2012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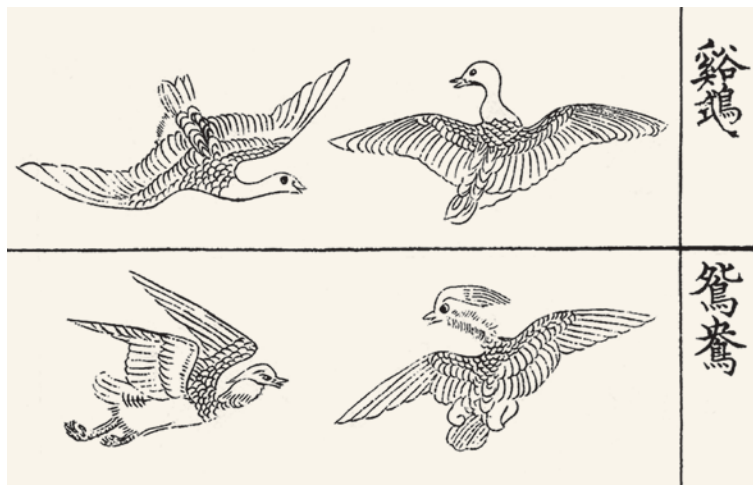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鶻鵞與鶻鵞 局部 取自(宋)李誠,《營造法式》卷33,北京:紫禁城出版社,2009,頁11。

## 瀆鳧是什麼鳥？

入秋時節候鳥開始逐批南下，來到臺灣的候鳥中，瀆鳧屬於稀有的貴客，若有光臨，就成為賞鳥者爭相觀賞或拍攝的對象。瀆鳧在花鳥畫中，也是稀有的鳥種，長年來卻乏人關注，幾乎成為被遺忘的角色。回顧唐代以至五代的壁畫或工藝品，曾陸續出現一些畫蹟。此後愈來愈稀少，即使偶有發現，有些畫作已將瀆鳧畫得不太像了。

一般人對於「瀆鳧」頗感陌生吧！近現代我們給這個鳥類的名稱除了瀆鳧（學名：*Tadorna ferruginea*），還有赤麻鴨、黃麻鴨、黃鴨或紅雁等。這些名稱與牠的體形、顏色特徵有關，體長 58 至 70 公分，體形介於雁鴨之間。雄雌鳥通體橘黃（或帶橘紅色），頸部的顏色較淡，過渡到頭部已呈白色，白首成為瀆鳧的重要特徵。<sup>1</sup>（圖 2）

瀆鳧在古代如何稱呼，這是一件惱人的問題。因為古人命名時尚未具備近代動物學細分科屬種的分類方式，而且不同的時代、地區可能有不同的稱呼和俗名，考證上頗有困擾。近

年研究鳥類的學者周鎮，曾用心蒐集、考證鳥類古今相關的名稱，編了《鳥與史料》一書，其中就是沒有瀆鳧或赤麻鴨這一條。<sup>2</sup>

目前想要了解瀆鳧，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搜尋「維基百科／瀆鳧／赤麻鴨文化」<sup>3</sup>的說明，摘其大要如下：

瀆鳧（赤麻鴨）應是古人最熟悉的鳥類之一，在清代之前官方名稱為鶻鵞。因為其習性多為成雙成對，又有醒目特徵是頭部略呈白色，易讓人產生，百年偕老的聯想，使得詩詞常有鶻鵞白頭的描寫。如李商隱（813～約 858）詩：「玉童收夜鑰，金狄守更籌。共笑鶻鵞綺，鶻鵞兩白頭。」梅堯臣（1002-1060）詩：「鶻鵞同白首，相得在中河。水客莫驚笑，雲間比翼多。」

古人先後將兩種鴨科鳥類都認定為鶻鵞，一種是瀆鳧，另一種是眾人熟悉的鶻鵞，原名叫鶻鵞。鶻鵞古人認為其色多紫，而將它稱作紫鶻鵞，後來省去紫字，直呼為鶻鵞。如北宋《營造法式》裡的鶻鵞與鶻鵞（圖 3）甚至被交換了名字，宋代以後鶻鵞已坐穩鶻鵞這把交椅。



圖4 鴛鴦與鵝鵝 取自(明)佚名,《食物本草》,北京:北京圖館出版社,2007,頁313-314。

原來的鴛鴦(瀆鳧/赤麻鴨)逐漸被人淡忘,唯明代官方典籍和部分文人仍堅持使用二者的傳統名稱。如明代《食物本草》的附圖,名為鴛鴦的是瀆鳧,名為鵝鵝的是鴛鴦。(圖4)

瀆鳧就是古人稱的鴛鴦?但是真相不似如此單純。在宋代以前,有時會發現關於鴛鴦的

文字資料,亦偶有發現瀆鳧或鴛鴦的圖繪,可惜就是缺乏有文字並結合圖繪的資料,故難以撥雲見月。

目前發現最早有圖文並列之例,如河北望都漢墓的□鴛壁畫(圖5),不但有圖繪也有「□鴛」兩字之榜題,第一字像「鸞」,有人認為



圖5 □鴛 河北望都漢墓壁畫 取自〈“白頭偕老”輸給顏值爆表—古代的鴛鴦和鵝鵝〉,《豆瓣》:[https://www.douban.com/note/713591566/?\\_i=3295753-EneZar,3314153-EneZar](https://www.douban.com/note/713591566/?_i=3295753-EneZar,3314153-EneZar),檢索日期:2022年2月10日。



圖6 宋 梁師閔 蘆汀密雪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〈聆聽藝術|宋梁師閔《蘆汀密雪圖畫幅》〉,《每日頭條·文化》:<https://kknews.cc/zh-tw/culture/l9grigg.html>,檢索日期:2022年1月8日。

是「鴛」。可是墳墓壁畫的「□鴛」，似採畫「神鳥」的形式描繪其造型，依其圖形不容易在自然界中找出相對應的鳥種。這堵壁畫的「□鴛」，牠和鴛鴦或瀆鳧關聯性的證據尚不明確。至宋代李誠《營造法式》很難得有附上鳥名與圖繪的插圖。（見圖3）宋代已經是花鳥畫發達的時期，插圖的畫面雖小且簡略，已能掌握瀆鳧及鴛鴦兩者不同鳥種的特徵。瀆鳧題名為「谿式鳥」（同鸛鷖），我們熟悉的鴛鴦就題名「鴛鴦」。瀆鳧叫做「鸛鷖」，其實還是屬於古人認定的鴛鴦範圍之內。宋代羅願（1136-1184）的《爾雅翼》：「今婦人閨房中飾以鴛鴦，黃赤五彩首有纓者，乃是鸛鷖耳。然鸛鷖亦鴛鴦之類，其色多紫。」若從文字資料來看，仍舊難分清楚。

北宋末，梁師閔（活動於1119-1125左右）〈蘆汀密雪〉（圖6）描繪江天暮雪，近景坡岸有枯木竹石，中景一對鴛鴦在江中悠游。遠景一片沙洲蘆草，一對瀆鳧相倚蘆叢之下。本幅屬於「汀渚水鳥」<sup>4</sup>的小景畫。品名依其意境而命名，卷首有宋徽宗瘦金書標題「梁師閔蘆汀密雪」。當年畫幅上沒有提及畫什麼鳥，但是畫卷之後有元趙巖（活動於十四世紀初）跋：「江天雪意暮蕭蕭，望外寒沙半落潮。鸛鷖雙眠看畫裡，瀟湘極目夢魂遙。」；至清代畫幅上有

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）題：「院本橫睇識瘦金，雪溪宛轉菰蘆深。鴛鴦兩兩相隨逐，不為嚴寒異故心。」趙巖稱「鸛鷖」應該是指在沙洲休憩的瀆鳧；高宗稱為「鴛鴦」應該是指在水中悠游的鴛鴦吧！

至於傳為明代名醫盧和（活動於十四至十五世紀間）的《食物本草》其附圖：瀆鳧的題名為「鴛鴦」，我們熟悉的鴛鴦則題名為「鸛鷖」（見圖4），出現完全相反的稱呼。

清代乾隆年間（1750-1761）曾繪製《清宮鳥譜》，這是一套有繪圖並附文字說明的圖譜。其中瀆鳧名為「黃鴨」（圖7）：「黃鴨一名黃鴛鴦……政和本草以此鳥性情亦貞，而有別，故以黃鴨附於鴛鴦之內。李時珍乃謂：黃鴨即鴛鴦之別名，誤矣。」此略具考證的說明雖認為黃鴨可附於鴛鴦之內，但已經和我們熟悉的鴛鴦劃清界線。《清宮鳥譜》內的「鴛鴦」（圖8）云：「鴛鴦一名匹鳥，梵名婆羅伽鄰提。」沒有再提「鸛鷖」。

從以上資料來看，這兩種水鳥曾有混稱鴛鴦或鸛鷖的情形。至清代這種混稱的問題已趨穩定說法，我們熟悉的鴛鴦沒有什麼爭議了，但是瀆鳧仍有鴛鴦的陰影。因此要追蹤牠們的古代的文獻記載，困難度仍相當高。





圖7 清 蔣廷錫原作 余省、張為邦摹繪 黃鴨（潛鳧） 取自李湜主編，《清宮鳥譜》，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14，頁245。



圖8 清 蔣廷錫原作 余省、張為邦摹繪 鴛鴦 取自李湜主編，《清宮鳥譜》，頁241。

## 從畫史尋找潛鳧的相關畫蹟

我們從畫史的圖繪資料來看，在唐代遺留下來的壁畫、紙絹畫作、或器物等，都發現一些可辨識屬於潛鳧的圖形。因為繪畫發展至唐代，在寫實能力提升甚多，而且也是花鳥畫和山水畫逐漸興起的時期。這時期描繪的鳥隻種類增多，對於各品種的變化不但能表現其特徵，甚至有描繪較詳實的作品。以下舉些相關的畫例：

一、敦煌莫高窟是藏有潛鳧畫蹟較多的地方，2016年本院李玉珉前處長帶領故宮老同事參訪敦煌，筆者亦同行，於莫高窟時發現的畫蹟如下：

- （一）莫高窟 217 窟，初唐，右壁阿彌陀淨土變之蓮池中有潛鳧。
- （二）莫高窟 154 窟，中唐，右壁報恩經變之蓮池有兩對潛鳧。
- （三）莫高窟 360 窟，中唐，右壁藥師經變之蓮池有潛鳧。

（一般已發表的經變圖片或圖檔，無法顯現此微小比例的鳥隻，在實際參訪中才能辨識出來。）莫高窟 158 窟，中唐，涅槃大佛之枕頭，有波斯風的連珠文式圖案，其中有唧鯨潛鳧。（圖 9）莫高窟 98 窟，晚唐五代，女性供養人的衣飾有潛鳧。（圖 10）

- 二、河南安陽，趙逸公墓（829 建造），其花鳥屏風壁畫中也有潛鳧。（圖 11）新疆阿斯塔那，晚唐墓的花鳥六條屏風壁畫，中間第三、四條各有潛鳧、鴛鴦。（圖 12）
- 三、除上述敦煌、阿斯塔那、安陽等壁畫，也發現一些從敦煌遺流出去的文物與潛鳧有關，略舉兩件重要文物如下：

〈咒語與其他經卷·卷首—唧花潛鳧〉，這是一件有 943 年款的經卷，卷首畫著一對潛鳧唧花站在蓮花座上。（此資料因為年久遺失出處，至為抱歉）（圖 13）這幅是目前發現十世紀前，描繪潛鳧中寫實程度最高的作品，左側應是公鳥。



圖9 綉綾瀆亮 涅槃像枕頭 局部 取自林保堯編集,《敦煌藝術圖典》,臺北:藝術圖書公司,1991,頁416。



圖11 唐 趙逸公墓 花鳥屏風壁畫 局部 取自〈考古窺探唐代花鳥畫高水平藝術佳作〉,《張雄藝術網》:<http://www.zxart.cn/Detail/231/38291.html>, 檢索日期:2022年2月8日。



圖10 五代 有瀆冕圖案衣飾的供養人 取自〈敦煌供養人為何都是千人一面〉,《每日頭條·佛教》:<https://kknews.cc/zh-tw/fo/4bejzoq.html>, 檢索日期:2022年3月8日。



圖12 唐 花鳥屏風壁畫 取自林柏亭,《中國書畫·4·翎毛》,臺北:光復書局,1983,頁16。

另有〈五代水月觀音〉，也有943年款（法國吉美博物館藏），觀音坐於石上，蓮池中有悠游的瀆鳧。（圖14）

四、日本正倉院收藏的唐代文物中，如〈紅牙撥鏤尺〉的裝飾圖案中，有瀆鳧以及鴛鴦。（圖15）紫檀木雙陸局的裝飾文有瀆鳧。（圖16）

回顧畫史的文獻資料，《歷代名畫記》曾載：晉謝稚、宋陸探微、顧寶光、顧景秀等都有畫鸚鵡圖。《宣和畫譜》載：畫鸚鵡的畫家有唐代刁光胤（1件）、周滉（3件）、宋代黃筌（8件）、黃居案（12件）、趙士雷（1件）、邱慶餘（1件）、趙昌（2件）、吳元瑜（3件）、樂士宣（4件），至於畫鴛鴦的畫家只見黃筌（2件）、黃居寶（1件）。但沒有畫蹟流傳下來，無法確知以上畫家畫的是瀆鳧或是鴛鴦。

若從正倉院的〈紅牙撥鏤尺〉其中兩種鳥

隻來看，鴛鴦在畫面上占有的位置與吸睛的效果都優於瀆鳧。因為鴛鴦的形色較華美，而且公鳥的纓冠最具特色，有可能在唐宋間，畫鴛鴦的數量已漸增多。如：宋梁師閔〈蘆汀密雪〉及宋無款〈人物〉的花鳥屏風（圖17）（詳後），畫中的鴛鴦居於主位，都畫得較大且明顯，瀆鳧則在次位，較小些。這也是顯現鴛鴦的地位逐漸超越瀆鳧的證據吧！

### 故宮院藏關於瀆鳧的畫作

本院目前僅有極少數與瀆鳧相關的作品，在此列舉三件名畫，其中兩件即在「無聲詩」特展中展出：宋無款〈人物〉、宋馮大有〈太液荷風〉，以及另一件明呂紀〈雪景翎毛〉。

一、宋無款〈人物〉（見圖17）<sup>5</sup>

畫士人坐於榻上執筆似欲書寫，身旁陳置琴棋書畫、盆花以及飲饌之物。童子在旁斟酒



圖13 腳花瀆鳧 咒語與其他經卷·卷首 作者摹繪



圖14 五代 水月觀音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取自〈水月觀音像行情解讀〉，《參考網》：<https://m.fx361.com/news/2018/0928/4292348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2月8日。



圖15 瀆鳧與鴛鴦 紅牙撥鏤尺 局部 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《特別展・正倉院寶物》，東京：東京國立博物館，1981，圖59。



圖16 有瀆鳧圖案的棋盤 局部 取自〈“白頭偕老”輸給顏直爆表——古代的鴛鴦和瀆鳧〉，《豆瓣》：[https://www.douban.com/note/713591566/?\\_i=3295753-EneZar,3314026-EneZar](https://www.douban.com/note/713591566/?_i=3295753-EneZar,3314026-EneZar)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2月10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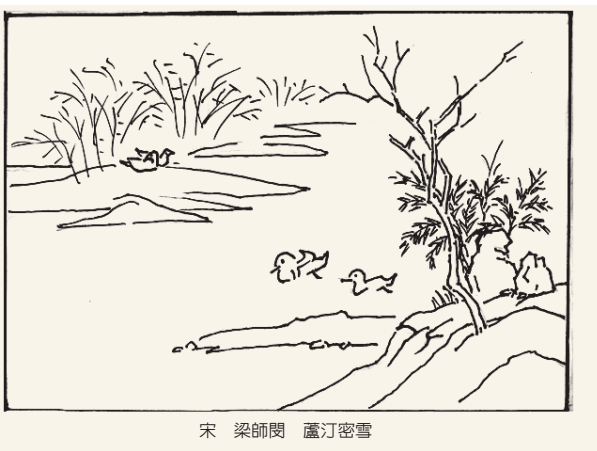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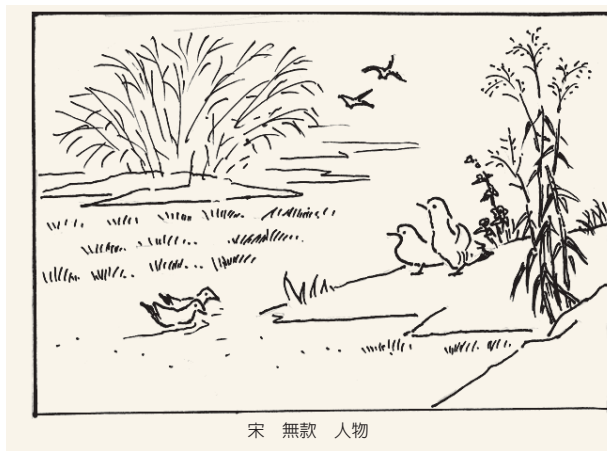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8 (宋)無款人物之〈花鳥屏風〉與(宋)梁師閔屏風式〈蘆汀密雪〉 作者畫稿

或茶，榻後有座花鳥屏風，並懸掛著士人的寫真畫軸。本文將討論屏風的花鳥畫：近景蜀葵、蘆葦下一對鴛鴦，水面上有對瀆鳧，遠處叢蘆之旁，一雙水鳥高飛離去。本座屏風與梁師閔

〈蘆汀密雪〉（見圖6）頗有相似之處，兩者都屬北宋末的「汀渚水鳥」，若將〈蘆汀密雪〉從「手卷」式的景物改成「屏風」式的構圖，兩者更加相似（圖18），但各具不同的情境。前者





圖17-1 宋 無款 人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0-1 明 仇英 臨宋人畫冊·羲之寫照圖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上海博物館編，《上海博物館藏明四家精品選集》，香港：大業公司，1996，圖93。



描繪初秋蘆葦、蜀葵花開時節，形色華麗的鴛鴦站在近景，此景緻應是為了襯托畫中主人尊貴典雅的氣質而設計的；至於後者描繪江天密雪，荒寒蕭瑟的詩意，屬於文人野逸之意趣。

本座屏風及〈蘆汀密雪〉中的瀆鳧都是細小的點景水鳥，屏風中的瀆鳧僅約 1.5 公分。另一件名畫宋徽宗〈摹張萱搗練圖〉（圖 19），畫中的局部，一把團扇也屬於北宋「汀渚水鳥」



圖17-2 宋 無款 人物 局部



圖20-2 明 仇英 臨宋人畫冊·羲之寫照圖 局部

風格的小景畫作，沙洲上有一對瀆鳧。這三件都是「細小的點景」，但都以精練的筆墨把握住瀆鳧的特徵，流露出宋人寫生的嚴謹精神。

明仇英（活動於 1520-1547 左右）正好有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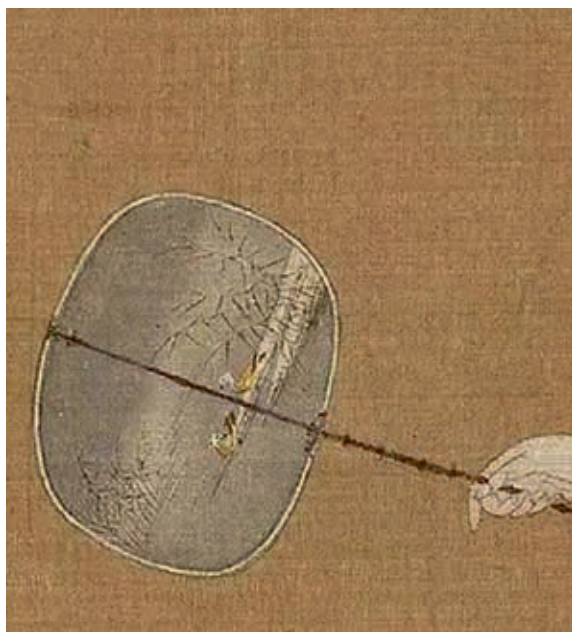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9 北宋（12世紀） 汀渚 水鳥團扇 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 局部  
波士頓美術館（Museum of Fine Arts, Boston）藏12.886 取自  
〈《搗練圖》暗藏的兩道玄機〉，《每日頭條·文化》：<https://kknews.cc/zh-tw/culture/88jajn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2月8日。

幅模仿宋無款〈人物〉之作，明仇英〈臨宋人畫冊·羲之寫照圖〉（圖 20），無論構圖或描繪內容都非常相似，因為時代不同在筆墨上則有「宋人謹勁」、「明人鬆秀」的差異。還有一項不同就是仇英把瀆鳧畫成一般水鴨，他可能不瞭解瀆鳧在原畫中的文化背景吧！（詳後）  
二、宋馮大有〈太液荷風〉（圖 21）<sup>6</sup>

蓮池中荷花盛開，團葉茂密，在微風吹拂下偃仰傾側，風姿萬千。花葉之下浮萍點點，水鳥成雙成對悠閒覓食。燕子、蝴蝶飛舞在花葉之上，呈現蓮池生意蓬勃安詳寧靜之景境。

本幅傳承唐代花鳥畫的構圖方式，唐人常將景物佈滿畫幅，形成「豐美」的裝飾性意趣，本幅也兼融宋人講究寫生之觀察與描繪。但是細究本幅的筆墨，若和宋人〈草蟲瓜實〉（圖 22）相比較，可以看出本幅線條之精緻程度



圖21 宋 馮大有 太液荷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2 宋人 草蟲瓜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以及渲染層次之厚實感，皆有不及。還有在本幅左下角的一對白頭水鳥，形色奇特，無法在自然界找到相同的鳥類。這種情形有違宋人的寫生精神，加上筆墨的問題，由此可推斷本幅屬於後人的摹本。可能是原作的左下角有汙漬或破損，摹繪者只知那對水鳥的特徵是白頭，但身形及其顏色已經看不清楚了，以致有誤。

若以水鳥的特徵是白頭，且活動於中國的沼澤地區，依自然界的鳥類來尋找，這對水鳥就是瀆鳧。唐代敦煌壁畫的蓮池中已經出現瀆鳧，一些瀆鳧的圖案也多附有蓮花，如站在蓮花座或腳蓮花。故本幅的蓮池中畫瀆鳧，應有其文化傳承的關聯性。

本幅可能是源自宋人佳作的摹本，故仍保有宋畫的特色，以及藝術性的價值，也是廣受喜愛的名作。此次「無聲詩」特展，即選用本幅為主視覺的作品。（見圖1）

### 三、明呂紀〈雪景翎毛〉（圖23）

呂紀活動於弘治年間（1488-1505）是宮廷

內地位崇高的花鳥畫家，喜好追法宋畫院之風。本幅描繪嚴冬的河岸，積雪猶存，斑鳩、麻雀、瀆鳧棲息樹枝上或蘆叢邊，顯現在寒雪中仍安寧自適的意境。草木、鳥隻均寫實且生動，雪岸的瀆鳧亦精工染繪，其形色與真實鳥隻相似。唯胸前有兩片深色羽毛，這與真實不同。呂紀效法宋人寫生，應經過觀察才描繪，怎會在胸前染繪深色羽毛？

另一位與呂紀同時活動於宮內的名家林良亦曾畫瀆鳧，如〈柳塘游鴨〉（圖24）本幅屬水墨寫意，筆簡意賅，已把握住瀆鳧的特徵，胸前並無此奇特的羽毛。尚有多幅傳為呂紀的花鳥畫，亦有畫瀆鳧（網路可見在此從略），其形色也與真實的鳥隻相似。為何呂紀這幅名作卻有此奇特的疑問，這也是一個謎吧！

## 瀆鳧與宗教及地域的關係

瀆鳧的分布地域：繁殖區橫跨歐洲東南部，亞洲中部、蒙古；中國東北、內蒙、甘肅、青海、四川、雲南、貴州；以及非洲西北部，在上述區域的高原湖泊、平原濕地沼澤、開闢水塘、海邊沙灘、甚至靠近綠洲的戈壁灘等地區，都可能是他們的活動區域。越冬時節會出現於日本南部、朝鮮半島、中南半島、中國的華北及長江流域，亦偶見於臺灣島內。<sup>7</sup>

目前敦煌是發現瀆鳧圖樣最早的地區，因此筆者試著在水鳥類相關的書籍，查尋瀆鳧與絲路地區是否有相關的資料。《中國海洋與濕地鳥類》的赤麻鴨（瀆鳧）提到：「赤麻鴨的羽色讓人聯想到日本黃帽或格魯派僧侶，可能於宗教因素而獲得當地（指西藏）居民保護。」<sup>8</sup> *Natural History of the Waterfowl Ruddy Shelduck*：「瀆鳧淺黃與橘紅的華麗羽毛，在西藏、蒙古享有神聖的形象。被認為如同看門犬



圖23-1 明 呂紀 雪景翎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3-2 明 呂紀 雪景翎毛 局部

般機警，牠們受驚擾會立即飛起。牠們如番紅花般的羽色，會令人聯想聖僧的衣袍，因此在印度有其神聖的意涵。」<sup>9</sup>

瀆亮的羽色讓人聯想到印度僧人、蒙藏地區喇嘛的僧袍，加上敦煌莫高窟最早有瀆亮畫跡的出現，由此得知與絲路有著相關性。若我們注意看五代〈水月觀音〉（見圖 14），觀音的衣袍與蓮池中的瀆亮羽色，兩者顏色正是相同。還有〈咒語與其他經卷〉卷首特別畫著一對瀆亮（見圖 13），皆有助於說明瀆亮與宗教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關係。

但是佛教東傳，在中國地區逐漸漢化，可能會使原本有相關的聯想漸漸遺忘。在唐代從

西域、中原、日本還能找到不少關於瀆亮的圖樣，至宋代好像就難尋瀆亮的畫跡了。

若以宋《營造法式》之例「鸛鵲就是瀆亮」來看，《宣和畫譜》所列的作品目錄中，畫鸛鵲較多而鴛鴦較少，這是否表示當時重視瀆亮的程度還超過鴛鴦？可惜流傳下來的北宋花鳥真跡稀少，無法以作品和文獻核對檢視，僅靠《宣和畫譜》之文獻資料目前尚難下定論。

徽宗朝的梁師閔〈蘆汀密雪〉，以及宋徽宗〈摹張萱搗練圖〉都有描繪瀆亮，或許可以證明當年畫瀆亮的文化未盡消失。宋無款〈人物〉雖有存疑爭議之處，<sup>10</sup>但是從描繪內容、畫風以及屏風中的瀆亮等，都與北宋末的藝術文

化氛圍正相符合。若是後世的摹繪者對於瀟灑的認識已不甚清楚時，很難在細小的畫面中施展精練的筆墨，畫出正確的形色。

## 誰是愛情忠貞的水鳥

古人常以鴛鴦象徵夫妻恩愛或白頭偕老等祥瑞寓意，若看先秦的《詩經·小雅》鴛鴦：「鴛鴦于飛，畢之羅之。君子萬年，福祿宜之。鴛鴦在梁，戢其左翼。君子萬年，宜其遐福。」有提到鴛鴦成雙于飛或在梁，但只強調福祿宜之及宜其遐福。至崔豹（活動於266-307間）的《古今注》鳥獸：「鴛鴦，水鳥，鳧類也。雌雄未嘗相離，人得其一，則一思而至死，故曰匹鳥。」就有強調「未嘗相離」、「思而至死」的堅貞情感。這堅貞的情感是象徵男女的愛情嗎？

在魏晉南北朝時，有人認為鴛鴦是用來形容兄弟之情：「南朝梁蕭統編著的《文選》中有《蘇武李陵贈答詩》『昔為鴛和鴦，今為參與商』，『骨肉緣枝葉』等詩句，這裡，鴛和鴦指的是李陵，蘇武，這首詩是他們之間純潔的友情而作的。晉人鄭豐在《答陸士龍詩》四首之第一首《鴛鴦》的序文說：『鴛鴦，美賢也，有賢者二人，雙飛東嶽。』這裡的鴛鴦，是比喻陸機、陸雲兄弟的。意思是說，陸機、陸雲是不可多得的最佳合作夥伴。」<sup>11</sup>

唐宋及此後的文人歌頌鴛鴦的詩文就多起來了，如盧照鄰（約634-689）：「得成比目何辭死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」李白（701-762）：「錦水東北流，波盪雙鴛鴦。」宋賀鑄（1052-1125）：「鴛鴦俱是白頭時，江南渭北三千里。」……等。這些詩文中的鴛鴦，都是用來比喻男女愛情已成共識。

《清宮鳥譜》關於鴛鴦情感之說明，僅引用



圖24 明 林良 柳塘游鴨 橋本末吉（舊藏）取自林柏亭，《中國書畫·4·翎毛》，頁62。

崔豹《古今注》：「鴛鴦雌雄不相離，人獲其一，則一相思而不食，故謂之匹鳥。」其用意也是形容男女相思之情吧！

從古代以至近現代，很多人仍舊藉鴛鴦象徵美好的婚姻與愛情。若這「鴛鴦」是我們熟悉的鴛鴦，鳥類的書籍《中國森林鳥類》這麼說：「鴛鴦在人們的心目中是永恆愛情的象徵……事實上……一但交配後，鴛鴦的『蜜月』

便結束了……所以，把鴛鴦視為愛情之象徵，實在是一種誤會。」<sup>12</sup>

## 結語

其實古人早就知道愛情最忠貞的水鳥是「雁」，古籍《儀禮·士昏禮》提及：「納采用雁」、「納吉用雁」。鄭玄（127-200）注：「用雁為贄者，取其順陰陽往來。」因為雁會隨著陽光南北移動而遷移，飛翔時列隊行進，具有隨陽、信時、守序等美德。陳澧（1260-1341）還強調雁的愛情忠貞云：「莫雁，取其不再偶也。」

金朝元好問（1190-1257）十六歲那年，在赴考的路上遇見雁殉情的感人事件，為雁築墳，並寫下有名的〈雁丘詞〉：「問世間，情為何物，直教死生相許……。」

關於瀆鳧（赤麻鴨）《清宮鳥譜》云：「此鳥性情亦貞。」《中國海洋與溼地鳥類》亦云：「雌雄雙方之間有較高的忠誠度，配對關係通常將持續一生。」<sup>13</sup>因此，可以登上象徵愛情寶座者是雁和瀆鳧，對於鴛鴦來說，實在是一場美麗的幻想與誤會。

至於唐宋詩句：「共笑鴛鴦綺，鴛鴦兩白頭。」、「鴛鴦俱是白頭時，江南渭北三千里。」其中的鴛鴦是指有「白首」特徵的瀆鳧？或指我們熟悉的鴛鴦？恐怕還是待確定的「謎」！

感謝鳥類攝影家王嘉雄先生，提供關於鳥類的參考書籍。

作者為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

---

### 註釋：

1. 瀆鳧 / 赤麻鴨參見《維基百科》<https://zh.m.wikipedia.org/wiki/%E8%B5%A4%E9%BA%BB%E9%B8%AD>（檢索日期：2021年10月10日）。
  2. 周鎮，《鳥與史料》（南投：臺灣省立鳳凰谷鳥園，1992）。
  3. 瀆鳧 / 赤麻鴨參見《維基百科》。
  4. 參見林柏亭，〈小景與宋汀渚水鳥畫之關係〉，《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5），頁62-72。
  5. 宋人〈人物〉圖版解說，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，《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》，頁276-279。
  6. 〈宋〉馮大有〈太液荷風〉圖版解說，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，《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》，頁287-288。
  7. 瀆鳧 / 赤麻鴨參見《維基百科》。
  8. 參見馬志軍、陳水華主編，《中國海洋與濕地鳥類》（長沙：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，2018），頁308。
  9. 參見 Frank S. Todd, *Natural History of the Waterfowl* (San Diego: Ibis Publishing Company, 1996), 218.
  10. 宋人〈人物〉圖版解說，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，《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》，頁276-279。
  11. 參見〈國學課 | 如花似玉形容男子？鴛鴦形容兄弟？這些詞在古代竟是這樣用的〉，《壹讀》<https://read01.com/7Dka3Ea.html>（檢索日期：2022年3月3日）。
  12. 參見丁平、張正旺、李湘濤主編，《中國森林鳥類》（長沙：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，2019），頁173。
  13. 參見馬志軍、陳水華主編，《中國海洋與濕地鳥類》，頁308。
-